

文學筆
記說部

庸盦筆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庸齋筆記六卷，咸同時無錫薛福成撰。按福成字叔耘，副貢生，參曾李幕，講經世之學，古文有義法。守嘉禾有惠政，解組後爲崇文書院山長，後除甯紹台道，內擢卿寺，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嘗爭於英廷，創設南洋各島領事，歸升右副都御史。其弟福保，官至四川知府，亦能文章，有青萍軒文鈔。是編所載，多記清季洪楊時鉅公名人軼事，論斷詳允，筆法謹嚴，足資史料。向見曾文正公批牘，知陳國瑞之兇暴桀驁，閱此記尤爲詳備。勞文毅公善居危城，可謂福將；多忠勇公家無長物，身無餘財，可謂良將。裕靖節爲總督，余步雲所賣，江忠節爲知府，胡元煒所賣，奸佞誤國，古今同慨！左文襄爲官文恭所劾，幾遭不測，賴有肅順救之。肅順係咸豐三奸之魁，本無足道，惟推服楚賢一事，差強人意。慈安愛嘉順，慈禧愛慧妃，穆宗雖自定之，而終爲慈禧所制；王室婚姻，亦復如是。駱文忠公遺愛於蜀，比之諸葛復生，仁厚足念。張忠武公甘爲盜而不爲賊寇，志氣

可嘉！曾文正公之折李合肥驕氣，胡文忠公之憂外患，真不愧盡臣卓識！洪楊、本金田會匪，斂錢惑衆，流毒鄉里，已爲知桂平縣事李武愨、公孟羣所掩捕，將殺之；郡守顧杏園不許，遞解回籍，卽被其黨劫去，後遂舉兵反。天意不可挽回，浩劫前定，竟如是哉！閱覽至此，曷勝三歎！河工奢侈如斯，不特威福自恣，素餐可憎，抑何殘忍！乃爾桂林、劉仙，誠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巨蚌成精，係上海蕭家浜事，戒鴉片烟良法，離婚酷報兩則，尤切中今人之病，不可不閱。他若山東某生夢遊地獄，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宮，狐仙談歷代麗人三大篇，雖作者胸羅全史，以文爲戲，亦無非誅姦諛、發潛幽之本意，思以挽回世道人心，有功於名教不少。而意義宏暢，理解精瑩，虛實繁簡，馳騁裕如，文法井然可喜，與一味語怪筆意兩劣者迥別。

民國廿三年八月下澣南匯讀書太忙生朱益敏撰序

凡例

一是書於平生見聞，隨筆記載，自乙丑至辛卯，先後閱二十七年。所記漸多，始自刪存，其有精蘊，及有關繫者，復各以類相從，不能盡依先後爲次。諸篇於近世鉅公名人，或稱其諡，或稱其字與官，蓋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稱之官，又有前後不同者，則以纂述非一時故也。若必追改爲一律，轉失覈實之意，所以各仍其舊。

一昌黎韓子有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實，善者則盡力表章，不嫌溢美；惡者則慎之又慎，必爲世所共棄者，而後加貶絕焉，以附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義。

一是書所記，務求戛戛獨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亦有一二偶未見及，致未盡刪者，然各記所聞，其用筆亦稍不同矣。

一筆記與文編相爲表裏，凡關係大局之事，與其人最可師法，堪備史料者，既有一二十篇，刊在庸齋文編矣，筆記中卽不複贅。

一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卽軼聞述異兩類，無不攷訂確實。惟幽怪一類，雖據所聞所見，究覺愉悅難憑，以其事本無從覈實也。蓋神怪雖爲聖人所不語，然孔子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謂「微而顯」也，故并錄之。

一筆記據平日見聞，隨意抒寫，亦間有閱新聞紙，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覈實者，錄之以資談助。今於新聞紙得軼聞二條，述異四條，幽怪二條，爲刪其蕪冗，存其簡要，各附於本類之後。

新式
標點
庸盦筆記目次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	一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二
劫數前定	三
納相臨洛關之敗	四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四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六
溫壯勇公守六合	八
張忠武公逸事	九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一〇
肅順推服楚賢	一一
巡撫折藩司之餒	一二
庚申抗垣之陷	一三
蓋臣憂國	一三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一四

慈安皇太后聖德	一〇
嘉順皇后賢節	一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一二
賊犯歲星致敗	一二
威毅伯攻克金陵	一三
李秀成被擒	一四
張行洛被擒	一五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一五
星變奇驗	一七
多忠勇公薨於盤屋	一八
曾左二相封侯	一九
駱文忠公遺愛	一九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二一
鄧子久中丞被害	二二
潘忠毅公遇害	三四
任柱賴汝光伏誅	三六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三七	窮遠有命	五七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三九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五八
樞廷忌滿六人	四一	河工奢侈之風	五九
彭尙書迴翔文武兩途	四二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六〇
談相	四二	名醫治中消病	六一
		猛藥不可輕嘗	六二
		祿命同而不同	六二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	六三
		六指人冤獄	六四
		戊午科場之案	六四
		良吏平反冤獄	六六
		墨吏設誓受譴	六七
		早慧不壽	六八
		太監安得海伏法	六八
		曾文正公輓聯	六九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七〇
		聖武記敍川楚教匪謀篇尙未盡善	七一
		盾鼻隨聞錄當燬	七一

軼聞

四千五百餘年玄鶴	四四		
鬼神默護吉壤	四四		
桂林劉仙巖	四六		
殺字碑	四七		
學使舊宅	四七		
入相奇緣	四八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四九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五四		
某制軍爲乞丐	五六		
東方三大	五六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五七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七二

微員食祿有定數

七三

死生有命

七三

戒鴉片煙良法

七四

右旋白螺

七五

孤竹古松附

七五

古塚現寶附

七六

述異

曾文正公始生

七六

左侯相之夢

七七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七七

徐庶成眞

七九

郭汾陽王墓被掘

八〇

桃花夫人示夢

八〇

馬端敏公被刺

八二

張汝祥之獄

八三

知府被刺

八四

知縣被戕

八五

水神顯靈

八六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八七

武員唐突河神

八八

河上旋風

八九

忠靈破賊

九〇

已死七日復生

九〇

獄囚囚官

九一

閻刀殺人

九二

覃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九二

愚民含忿輕生

九三

柁工謀財酷報

九三

娶妾得泥佛

九四

雷震總兵

九五

雷殞惡人

九五

雷救人命

九六

劇盜婉言辭雷擊

九六

雷疑

九六

雷殛學徒	九七
雷擊水缸	九七
一日中雷殛三人一死二活	九八
寧遠府城地震	九九
長沙火藥局災	一〇〇
火藥之災	一〇一
龍陣風之災	一〇二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一〇二
太平火藥局災	一〇三
福星輪船沈沒	一〇四
輪船失火	一〇五
中冷泉真蹟	一〇八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一〇八
涓洲大魚獻燈油	一〇九
蛟龍利害懸殊	一〇九
白龍朝山附	一一〇
發蛟附	一一〇
巨蛇出遊	一一一

物性通靈	一一一
物性相制	一一二
雷擊巨蠍	一一三
生吞壁虎附	一一三
蛇跌鼈附	一一四
永平古蹟附	一一四
幽怪	
魁星爲學徒換心	一一五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一一六
寶應戚烈婦祠	一一七
殉難知縣顯靈	一一七
刼浩前定	一一八
故相索命	一一九
大臣某公轉生爲光州牧女	一二〇
鬼罵陳尙書	一二一
玩視民瘼酷報	一二一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一二二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一二六	縊鬼爲祟	一五八
漢宮老婢	一三五	淑靈呵護家人	一五九
北齊守宮老狐	一三九	水鬼白晝拉人	一六〇
北齊李后爲地仙	一四一	水鬼假冒舳板船	一六一
後唐韓淑妃爲真仙	一四三	鬼笑可畏	一六二
神護漢陵	一四六	新鬼回家	一六二
狐仙談歷代麗人	一四七	庸醫殺人有定數	一六三
牛太守前生爲戰馬	一五一	村童夜陪鬼飲	一六四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一五二	狎遊客遇無常鬼	一六五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一五二	楊孝廉遇煞神	一六五
立誓滅壽遊庠	一五三	離婚酷報	一六五
麻姑締姻	一五四	鬼魅現形	一六六
扶乩問題	一五五	鬼負壞牆	一六七
扶乩奇驗	一五六	旅鬼索路憑歸費	一六七
城隍神世故	一五六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一六八
生作城隍三日	一五七	荒徼人鬼雜處	一六八
死生前定	一五七	鬼欺衰老	一六九
蓬萊仙跡	一五八	東平州牧相尸遇鬼	一七〇

冤鬼鳴冤	七〇	樹靈報仇	七四
廳署貓精	七一	孝子獲福	七五
鬼買餅哺子	七一	李遊戎遇魅附	七六
寧紹台道署內狐蛇	七二	蘇州瑞光塔蟒蛇附	七六
蛇死爲祟	七三	薔薇祟人	七七
巨蚌成精	七三		

新式
標點
庸盒筆記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

道光年間，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方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綢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阿謨亦已中變，魏琦相職，速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爲之副。當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調兵船南駛，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搆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崎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水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懼怯巧滑，善結奧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營外掘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謁誠報國，且與之盟。步雲僞稱足疾，勉強蒞盟，有一英人名嘯哩，以舢板船擱淺，爲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其筋，以爲馬韁，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爲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乎？」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馳兵船，復攻定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鎮海，用舢板船蟻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自投泮池，水淺不死，得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與幕

友陳若木與如渤二人，退至寧波，寧波吏民皆已蒼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即吞金堅臥不語，陳與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往告縣令，殯殮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寧波，而英人陷寧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所往。於是宣宗皇帝諭旨，歎恨用人之難，謂柔懦無能者，既債事而剛果有爲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字行，宜興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爲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詆寃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爲之地者，獄久不定，將待以不死矣。刑部尙書李莊肅公（振祐）堅執不允，加以刑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既上，得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優卹，建祠予諡，飾終之典隆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舉辭厚幣，敦請入幕爲上賓者數十年。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煙，與英吉利兵船持海上。宣廟倚任甚至，既而中變，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嚴劾林公革職，遣戍新疆，盡撤守備，與英吉利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罵琦善之誤國，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賢，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後河決祥符，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爲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詬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爲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薨。是時新城陳孚恩爲

軍機章京，性機警，最爲程相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駕而出，急詣蒲城之宅，其家方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遺疏，其大旨皆勅程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編修某曰：「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仕於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爲尊公邀優旨，子其圖之。」會張文毅公（董）亦至，文毅故穆相最親厚之門生，而蒲城同鄉，且門生也，相與其勸編修編修從之。孚恩代爲改草遺疏，以暴疾聞。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孫三人皆俊，及歲時帶領引見，飾終之禮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樞垣，呈穆相，穆相大喜，於是推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而張公亦於數年間，由翰林躋卿貳。惟編修以不能成父志，爲蒲城諸門生及陝甘同鄉所鄙棄，亦自愧懷，遂終身不復出蒲城。薨未幾，而林公召還，復爲陝西巡撫。世俗皆言自蒲城薨後，宣廟常聞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賜還，此說雖未盡然，然亦足見人心所歸仰云。

規數前定

兵燹之劫，皆有定數，余既屢著於筆記矣。咸豐癸丑二月，金陵之陷，粵賊募得黔人之善挖煤者，由儀鳳門穴地火攻而入。至同治甲子六月，威毅伯中丞曾公仍募得其人，由太平門外穴地火攻而入，斯事固已奇矣。尤奇者，常州府城，以咸豐庚申四月初六日午時，爲粵賊所陷。今傅相合肥李公之巡撫江蘇也，以同治甲子四月初六日午時，攻克常州，相距而一失一復，月日時皆不爽，謂非有定數而能如是乎？至如上海，以道光壬寅陷於英吉利，咸豐癸丑，復爲羣匪所踞。迨粵寇之難，四鄉雖爲戰場，而城獨不陷。寧波亦以道光辛丑陷於英吉利，同治壬戌，復爲粵賊所陷。迨光緒乙酉，法蘭西以鐵艦來攻，竟不能入口。大抵兵燹之劫，重於前則輕於後，冥

冥中若有爲之主宰者焉。

■ 訥相臨洛關之敗

故相訥近堂閣部（訥爾經額）之總制直隸也，酣嬉廢事，吏治日壞。咸豐三年，以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賊解圍奔竄山西，訥相督兵回防直隸。初有獻計於訥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洛關。近時商賈皆由此往來，其路甚捷，然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雖十萬之衆，不能過也。訥相拘守太平時舊制，以爲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及達，而賊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是時訥相方督凱旋之軍萬餘人，次臨洛關，先一日有冒訥相旗幟，責州縣供張者，蓋賊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而訥相尙未知也。次臨洛之日，賊衆擁至，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略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爲之稟達省垣。是時桂燕山相國（桂良）以刑部尙書駐守保定，爲之入奏，訥相奉旨革職拿問，賊箠由此大張。蓋訥相爲承平太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旣無偵探，又無營壘，加以拘牽文例，故及於敗云。

■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新寧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常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尙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箠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旣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勦

賊由此始。全州篋衣渡之役，以寡擊衆，殺賊數千，斃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戍守，具奉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邁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焯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圍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焯以守具，則糧糴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焯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焯所給，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焯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焯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公久病，益不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旗上督衆連斃賊目，堵築關口。會援師數道，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焯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蔽，霧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耳，良勳負公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使劉裕鈐，知府陳源，同知鄒漢勳，胡子雖，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淵，縣丞艾延輝，興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焯竟降於賊。或云元焯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焯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焯示